

和平期中的莫斯科現狀

首都又為全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

【莫斯科廿八日電】莫斯科在和平時期，已成為全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在戰時，莫斯科是蘇聯的工業心臟，現在則轉為全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在戰時，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曾為蘇聯的戰爭機器提供了大量的支援。現在，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已轉為生產民用機器，如汽車、拖拉機、電機等。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已成為全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在戰時，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曾為蘇聯的戰爭機器提供了大量的支援。現在，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已轉為生產民用機器，如汽車、拖拉機、電機等。莫斯科的機器製造業，已成為全國機器製造業的中心。

蘇聯新時代雜誌警告

重複歷史錯誤

將使納粹死灰復燃

【莫斯科廿八日電】蘇聯新時代雜誌，最近一期，曾發表一篇警告，謂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該雜誌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該雜誌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該雜誌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

勞連堡的納粹囚室

（上接第四版）

駁大公報

陳伯達

【莫斯科廿八日電】大公報最近發表了一篇駁論，謂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該駁論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該駁論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該駁論指出，蘇聯在戰後，不應重複歷史的錯誤，而應吸取教訓，以防止納粹死灰復燃。

不許美洲各國保有獨裁政權

貝納斯文文贊同

【莫斯科廿八日電】貝納斯文文贊同不許美洲各國保有獨裁政權。貝納斯文文指出，美洲各國不應保有獨裁政權，而應建立民主政權。貝納斯文文指出，美洲各國不應保有獨裁政權，而應建立民主政權。貝納斯文文指出，美洲各國不應保有獨裁政權，而應建立民主政權。

子份斯西法親使指局當土

蘇反黨叫報步進毀揭

【安卡拉廿八日電】土耳其當局指責蘇聯在土耳其境內，進行反黨活動。土耳其當局指出，蘇聯在土耳其境內，進行反黨活動，企圖破壞土耳其的統一和穩定。土耳其當局指出，蘇聯在土耳其境內，進行反黨活動，企圖破壞土耳其的統一和穩定。土耳其當局指出，蘇聯在土耳其境內，進行反黨活動，企圖破壞土耳其的統一和穩定。

是「嫌疑」戰犯抑是當於戰犯

（續完）

【莫斯科廿八日電】蘇聯政府最近發表了一篇聲明，謂蘇聯政府將對在戰爭期間犯下罪行的戰犯進行審判。蘇聯政府指出，這些戰犯是「嫌疑」戰犯，還是當於戰犯，將由蘇聯政府決定。蘇聯政府指出，這些戰犯是「嫌疑」戰犯，還是當於戰犯，將由蘇聯政府決定。

法各政黨團結宣言

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

【巴黎廿八日電】法國各政黨最近發表了一篇團結宣言，謂法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該宣言指出，法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以抵抗納粹的侵略。該宣言指出，法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以抵抗納粹的侵略。

阿爾巴尼亞內長說

人民擁護民主陣綫

蘇英兩國已承認

【地拉那廿八日電】阿爾巴尼亞內長最近發表了一篇聲明，謂阿爾巴尼亞人民擁護民主陣綫。內長指出，蘇聯和英國已承認阿爾巴尼亞的民主陣綫。內長指出，蘇聯和英國已承認阿爾巴尼亞的民主陣綫。

奧德蘭

戰犯審判

【柏林廿八日電】奧德蘭政府最近發表了一篇聲明，謂奧德蘭政府將對在戰爭期間犯下罪行的戰犯進行審判。奧德蘭政府指出，這些戰犯是「嫌疑」戰犯，還是當於戰犯，將由奧德蘭政府決定。奧德蘭政府指出，這些戰犯是「嫌疑」戰犯，還是當於戰犯，將由奧德蘭政府決定。

美國各政黨團結宣言

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

【華盛頓廿八日電】美國各政黨最近發表了一篇團結宣言，謂美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該宣言指出，美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以抵抗納粹的侵略。該宣言指出，美國各政黨將團結一致，保存全國抵抗委員會，以抵抗納粹的侵略。

駿大公報

十一月二十日重慶大公報發表了一篇社論，題目叫「論時局中共」。大公報以「究竟」作爲自己的報名，這篇社論即可作爲「究竟」究竟是什麼？「大公」或就是代表「大氣」的大度。而且這篇文章雖然對中國共產黨面諛而爲，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也就有責任應求求是，來對大公報作一番評量。二十一日華日報的社論，已對它作了正確的衡量，我們現在在重慶加以申論。不過我們先說只看重慶所託的社文，沒有看到當天大公報的全文，只得以此中央託的社文爲根據了。

國受這種威脅，孫中山的革命黨人受這種威脅，在十年內戰時期，我們受過這種威脅，在抗日戰爭中，日寇這批胡作非為的抗日人民黨新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我們黨反對派又跟着日寇一樣，這樣來破壞八路軍新四軍了。這個命令要日本侵略者在中國領土對抗日的中國人作「有效之防衛」，要日本侵略者藉助日寇防衛抗日的中國人對僑軍的現狀，要日本侵略者向中國人「救護」所屬日寇中國領土。這個命令和朱總司令的命令真正作了完全明顯的對立。請你們大公报說說呵：在這樣明顯的「對立」

第二次問題：國民黨認為「兵爭是幹什麼的？」大公报說：「政策需要爭取積極的適應的，當對於抗戰情緒以戰爭，而不應當以軍事。」這話問問大公报：為什麼你反對向國民黨當局動一動？美國的不需要採取兵爭呢？且日寇你們單獨「賀年共」，却不去質問一下發以兵爭的對象？——國民黨還說呢！

我們告訴大公报：國民黨當局現在對內的「兵爭」，是與國民黨的「政策」不可分明的。兵爭不論是政爭的繼續，國民黨爭奪地是為什麼呢？難道不是為着它的「政爭」嗎？

「從軍票到平糶，復員就是復原，接收就是恢復，」
北平的實況：「房產中央，金中央，中央來到，中央
中央來到，物資更貴，配給度而取消了；中央來到，不公
允，不公道，給的給八十年來的饑寒者還潤了一盆冷水。
有形的物資容易接，無形的人心不易接，有形的物資今
天的接收已如此零亂，無形的接收更是失敗到萬分。」
「漢民人到了牧後區，態度上更有像『一視同仁』，在
經濟上，漢民的購買力更用政治權力給予『補助』。
「若一個幣換到十平糶，」有一位傳記記者說道：

「採取步驟以減少虧損於勞農和利息；在若
世紀以來，蜀軍的稅租和利息曾經是中國農民底主要
餉。」

「軍政改革是爲着要給一般的人以經濟的好處，若
他們能享受經濟的政綱。在共匪的區域內同樣，改革
是其產權政府能重新統轄下的人民的如此擴張之故
原因。」

「共產黨所做的事情，有許多是極好的。——這是
有疑問的。他們在拉票時提出要爲人民底幸福，有

就一個問題：什麼命令今日中國局面能適於現在？日本投降以來，中國人民要求和平，可是現在却是內戰；中國人民要求民主，可是現在依然一黨專政；中國要求國統統一，可是現在正在擴大分裂。真實的情況是這樣：以南京那裏，大公报最近發表了一個根源，謂就今日南京當局之延安總指揮部向朱德總司令的「命令」。該報摘引了朱德司令的命令，現在我們這裏再把它全文公之於世，列在左邊，以便大家按圖索驥。

八路軍新四軍要求在其附近接洽之降降，與經其附近之敵佔區，完全合理的。令什麼機關？合什麼族？合理的。八路軍新四軍和解放區人民抗戰八年多的無數驚險犧牲，成為抗敵敵寇的主力，直前日殺敵降時，還所挑日軍在華（東北不在此內）日軍的百分之六十九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東北不在此內）中國非華人的男女老幼一萬萬人的失散。

命令當中，你究竟站哪一方的呢？即命令中表示了國民黨對反共軍不但不加以馬惠和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海戰，而且還徵用土地借用了民族不共戴天之仇古日本軍閥來進行內戰。請讀大公報社論的作者！這就是所謂『光榮勝利』的國民黨所應當做的事件嗎？創這『一片輝煌險象』者，究竟是那些人呢？請讀大公報：『多少命令裏面所表示的，國民黨當局究竟』和了批評，看了多少呢？

國民黨的所以想採取爭的手段，使我們知道達到『國難』，在經濟上剝奪全國人民的政爭之目的。你們要救護國民黨政爭的目的嗎？我們在前面已說到國民黨的政爭目的，是，先生呀！我們是應當使主張科學反對迷信的一條路，你們或許說只是我們的意見，只是我們的宣傳，但是，真正心服誠意的。是的，我們共產黨和一切政黨，我都有宣傳工作這一項，但我們和一切其他有階級偏見的政黨，有宣傳工作，是在向，民衆明那個出事實，黨小一項，我們的宣傳工作，是在向，民衆明那個出事實，

「第一，政府曾向國庫借了二十億元！」這話後說得極多，「政府與金庫的關係，因而便益於分離了。」
又是「天下為一盤棋」，凡屬國民政府所轄「救濟區」內，其政策就是這樣，「其政治影響是錯綜的。」
好了，國民黨政爭及其目的還有許多，但我們這裏所提到的兩個，却是較主要的。據一個目的，我們這裏所提到的第二個目的，是置於「經濟」，但政治却又又是為經濟決，經濟又與經濟於政治。因此，這兩個目的，是聯繫在一起的。

多是很明顯，「但也是沒有疑問的。人們看到了共產領袖們的方針，持不贊成的態度，不得不感服。」
「在中國不能與內蒙古之間的長城口子的日本軍官說，這地方平均有五百人從這個口子的日本進入共產統治區域（按：應該是解放區）。」
這就是共產黨自己說的論調！請諸大公讀吧！我們求諸人民救濟的秩序，和國民黨在人民中救濟的方針一比，「把解放區的秩序和國民黨統治區及其所謂「救濟區」

實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或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內向我作戰部交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的保證。

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僞軍政機構送出通牒，限其於放逐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繳械投誠，逾期則須繳出全部武裝。

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過道為武裝部隊的陣地，是應立即與附近抗日軍連繫，並當即與敵與我之衝突。

好把，這個給總司令的命令國之役在事變前就送到總司令部發的，且看毛澤東同志到統帥之後所遭的遭遇。十月八日，他由附近落下一架迷失方向的飛機，機上有「劉鄴手本」兩張及軍委會九月十七日的代電一封，代電原文是這樣的：「吉縣函：我黨閩省官廳鑒：茲將寄閣下手本兩張，請查收。中正手稿（即九月十七日）。」請問大公報：這「劉鄴手本」究竟什麼的？是和乎的手本嗎？是「戴亂險境」的手本嗎？這是國民黨的「和」條件，私了多少？」

我們再折一下下面以黨當局製成「蔣氏」與「白崇禧之政令」之目的吧。我們所應想的是甚麼呢？而且這一切事實是從各增大公報的頭顱抽出的，我們還且不摘引我們已報紙上通說，也不講引以大公報以外的報紙如通訊，而只舉動引手稿上大公報的頭顱，並且我們還要也舉出關於

的。十一月三日，在大公報上登十月三十日電：『盧梭度人』一名詞，近已引起惡意嘲罵之詞。……在一黨心目中，對事無端，而惟利是圖者，幾以這一名稱之註明。』「伯利基國」名詞，『辦事無能』是政治，而所謂『辦事無能』，顯然是太客氣了，而且缺乏分析；國民黨統治者代名詞的所謂『宜盛人』，劉鳳閣是無能，但對人民却是惡的。請閱大公報：你們口口聲聲『國家』，國家？國家！但在國民黨的『牧牧區』內，被放在那裏呢？

的秩序比一比吧！共產黨的取得人民信任和擁護，不是靠兵力，而是依靠政策和領袖。『這是沒有疑問的。』庫倫的長年，共和國黨軍閥的兵事和秩序，不是對人民的，而是對反人民的武力所不得不已採取的自衛手段。也沒有疑問的。

大公報有種特別奇怪的編輯，它說：『天下事也為不容之不得已，像線了不得已，就一切都得順從。』這就是：『只許官軍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長腿驢。須知道

拒絕投降敵機，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四、我軍對於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應有全權派兵接受，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萬分加罪。

這個命令所規定，已過了三個多月。但是，變換我們把它再讀到今日現在，也還是不用懷疑國有最嚴重內戰的根據。這個命令只說：各解放區的抗日部隊可以在

放區與南京上海附近呢？且請如這個問題，這難道有再問嗎？這難道能够應付的問題嗎？凡是八路軍這個原則一語，已於敵佔區，而不是人民當前的防佔區，這難道我們再問「附近」，而不是在其「附近」，還有敵人，八路軍和蘇軍（即近）與俄莊的國利和利權和根據人民交付的責任，是有權利之解決它。難道你能說這是不對的嗎？均等利害關係的利權呢？不，先生！這所損害的，僅僅是日寇的利益。

頃者十月十二日南京消息云：國民政府，昨由南京，發來西京一原電開：「蔣主席在抗戰之精神，適與中正所訂國運乎本，誓願所異，努力進剿，迅速完成任務」其語激動異常，實執法以罪。」「蔣主席原電」發的日子是十月十三日，正是這報寫稿在事蹟所簽訂的變亡亡之次日。在那報上，是這報寫的：「一舉決難免內戰」。請問大公报：當協定的墨汁未乾的時候，這國民黨「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所說的是什麼？是維持和平呢？是鼓吹內戰呢？還是「戶口辦法」，對於派下去的政治組織，更其煩瑣

你請看也出口口聲聲：『人民』。但在國民黨的『教育』內，人民放在那裏呢？你們黨不應該和國民黨爭奪地，好讓一切都交給國民黨，共產黨不應，人民也，就萬萬萬大吉了。這不是你們的良心何在呢？這不是你們的黨國何在呢？

國民黨當局不但在拉攏，抗戰中，把國家和人民弄得糟糕，而且在本校校內，從地更有種種不。幾十一月十五上海大公報所載：『行政院院務會議之談及收復』

『不得已』是為什麼？不是偏袒的，只是為了保留中委的權益，爲了保留中國的利益。

大公報云：『以政策之謀劃，是和平民主之義，以武力的開必然是獨權專制，那獨權之義，絕對對民主有而。』這話說的不完全，應該這樣說：『對於人民，政府以謀劃的和平民主之義，對於人民，政府是正當的。』

其附近接受敵人投降，讓敵破口的武器，可以就受敵人所佔領的中國領土。難道這反革命所包圍的內容不是抗日原日的內容嗎？不然是抗日日同時包含責任嗎？難道再放區進步的黨可以不投降其武裝可以不受懲罰而附近？失區不可以不放夜間？難道他能够接受口道路後，解除抵抗武器的命令嗎？難道他們叫做發動內戰、又應該把抗日反侵略、破壞地盤類的時期叫做發動內戰？九一八事變發生到現在已十四年之久，偉大的中國人民親身抗日，有同樣長久的「爭奪地」的動靜是誰呢？難道不就是國民富當國嗎？若照此發展，朝皇怎樣的呢？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為推翻大島，在日本投降之後，早已遷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幾大城市在中國國民黨降受之津浦鐵路沿線、北平、哈爾濱等大城市是在新四軍包圍之中而國民黨軍隊離開南京、寧波乃在幾乎坦外。隨後又決定撤退是在廣東浙江、福建、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內）的八個解放區流亡京冀、津浦鐵路以北、魯北、皖北的解放區集中。

「這不正是明明白白的嗎？我們也有實力，不努力而躲藏起來，這不是國民黨『抱了錢財，忍了多少』呢？」

大家看！一片慷慨激昂氣氛的『抱道』，不就是在國民黨道、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中嗎？『兵連禍結』的中規，不就是在那國民黨道、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中嗎？大公報的在作者苦心焦思出另一條『抱道』來，可惜已變了調子。在明眼人看來，主觀的虛構終究是主觀的虛構。

（二）蔣委員長對大公報之評論：蔣委員長對於大公報之評論，曾見於前報。蔣委員長說：

「劉當道原有一技；即指軍閥而言——傳聞劉繼勳，曾以所播情形，或竟利用，已非拙識之談；即已經被解決矣。其所謂救濟，就是重新編練」。按照國民黨及反派、持戰戰兢兢，而人民仍陷於痛苦之中。這既是國民黨一切政策的結果，而人民仍陷於痛苦之中，對於國民黨當局，無從可以保留，而且還要加重自衛的此外，國民黨當局重要部隊，那熱心救濟的救濟總管。因此，國民黨當局重要部隊的訓練，就與敵對合流。這就說明了大公報之評論。

國體不無現象，這種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然而我們却認爲一切問題都歸因於國民黨去救我，這種放蕩也都要交出，以便使一切問題，達到使人不敢相信的程度。」你看！蔣主席們親上敵人的圈套而說：「休談度來」！十一月二十四日，但你們却主張把國民黨黨綱「從嚴者」繼續從「日理」以強力強迫全國各部落去，以內戰的方針達到各部落散去。這樣，你們的所謂「國家利益」，不是說的你們自己利益，而是你們的私利。

我們共產黨本來是從中國人民中來，又到中國人民中的。我們共產黨，大公無私爲了我們共產黨同志經常爲我們同志關於「共產黨應該生長於人民之中」，「第三國際」，「謝爾大公報」的「好心好意」吧！我們共產黨以爲，

新聞中雖有如此大膽公報者，豈然還不能開誠布公與國內戰，還不能揭開日本與中國人，而它所謂「爲國際前途擔憂」者，竟然是阻遏各解放區抗日軍還在其附近並正把敵們解決，而不是損壞敵們的組織有解決！

大公報說：這種命令是與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對立。出於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是廢什麼的？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提了如果它真正代表中華民族利益，是真正滿洲撤走的，

這是極大的「爲國際擔憂」。豈就沒有爭降，也沒有等地。當我們爲爭降和平，採取這樣穩健的步驟的時候，這些解放區的人民對於敵人的八路軍新四軍的侵略，是那末不感人之痛，讓人們知道這類的消息的時候，外簡直沒有法子控制自己的眼淚。他們說：「千鈞兵，我們永志不忘了你們。」當我們所放軍的戰士們跟着（備和）們走了，不要傷害老百姓」的戰時，爲老百姓而戰的時候，許多人都哭了。我們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對於國民黨是這樣

「我不接受。」李國明說。這問題太複雜，現在爲何要問他？因爲此次抗日的中國人，這是叫做「接手段」嗎？請問大公報：爲着平等地，不讓抗日的中國人去接受鐵道權，而却請求外國人去受做佔領區，這是叫做「接手段」嗎？請問大公報：爲着斷斷公債的一切利歸於我，爲第一派之私圖，不讓抗日的中國人受預內政，而却請求外人來干涉內政，這是叫做「接手段」嗎？

請問大公報：當最近在海陽附近魚南中國人民的時候，餓死的人多到數萬；當時在臨江府一帶，饑寒大瀕不來出來，真近鄉鄰是「封鎖救濟」的切實所和，爲什麼？

——這並難題！封鎖救濟一後的地區和平常一樣（即如價值兩百錢或幾塊的銀紙）一律和平常一樣（即如價值兩百錢或幾塊的銀紙）。請再上看大公報十一月十一日的一篇不平調記吧：

「北平人受不了的是外來，所謂給的冷餚，大漢——」特別是貴重寶號了保護色的，絕經得：面爲了二不得不少與時髦的廿萬公務人員，知成爲正牌惡奸他們眼裏過去被人看好的走狗，一體也爲被賣，老婦，

大公報的先生：「國民黨當局所以以來和蔣介石人民作兵爭，並且所以要求不顧一切和不擇手段，就是在於要保持敵國為奴隸秩序和掠奪人民的財產。國民黨當局認為這是他們，新國民黨和全國經濟的基礎。國民黨黨的政策在此，國民黨的政綱在此。但是你們，已的報紙所寫的，不管他們對於這種可能發生的事實如何極端描寫，但究竟是大天下皆知的事實，連你們也掩蓋不了。國

而且對於各部隊的抗戰與革命命令不會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服從，那裏會有「對立」可說呢？如果它只是代表某少數特權者的利益，而不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只是代表某一黨一派之私，而不代表中華民族之公，他們企圖斷絕全國之有，企圖斷絕人民抗戰的全部果實爲己有，這是「中央的軍事委員會」自己先有問題，自己先與抗日軍團對立，先與人民對立，這不正足值得全國各界起來糾正嗎？

實大，是這樣的惡惡爲國，是這樣隱隱水深而同志在重慶被會上大陸的「國貨」和「民貨」，但是，國民黨當時是會席地而中樂的「國民軍軍官們」解散撤離的時候，國都來「搶劫和屠殺」的「國貨」，又那是殘忍地佔領我們事權的「老百姓」殘殺搶掠，其範圍，其方法，無所不用其極。我們真想不不到人間有那樣橫行進道的「強行」而我們却都在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的軍令之下，爲國

「當然，我們是有經驗的。在廣州，我同共產黨人合作過八年了。」
周寧安不假思索地說：「可是對於論陷人民在中國共產黨八週年、新四軍領導下，而把許多論調照樣搬解放區的時候，國民黨卻拿出種種外江棍結的大旗武器，防堵自己已被機械化軍隊，對着解放區人民的示威遊行，這是什麼『授手護』嗎？請問大公報：一面懷輯和簽訂空中協定，但另一方面却把抗日的中國人叫做『匪』，做賊心虛斷乎不能！而且國策命令」，而內戰的大炮早已在橫河中間擺布水雷」。周氏語音中聽得他發怒。

「當然，不論誰幹的事，一經有人工作，就該去辦；不見得非由你親自所製成不可。這是一再見之事實，從前蘇聯平靖高加索所發生的事情，就是這一再見操縱經濟的日本鬼子，總處一度官場所轉移，抽出西曼其借。過去由於控制新社會主義，失去權柄！」一聲，北京」的新民合社社長，「德國殖動」象徵的胡漢民，仍以經濟文化部長，作「既得利益」輩中的不倒翁，更不便使人隱晦的是聚眾的不集中，不組織，不作上以貽誤歷史的態度，以致於帶來火車東奔西走，搬運

民不能忍之。因此，國民黨當局對於人民訴求只能用暴力鎮壓，依靠「戰爭」。他們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人民是依靠戰爭，對淪陷區的人民是依靠戰爭，對解放區的人民更非要用戰爭。那末，難道大公無私可以不願意勸告國民黨當局不要戰爭的禍端嗎？但難道中國人民就可以不爭了嗎？據中國人民不爭，淪陷區「光榮勝利」的國民「了斷」，告訴大公無私：不爭是不行的。在這樣的政治情況下，如果不爭，

政策和政治就顯明了這一點。

趙樹和政府的爭執決定了一目前兵爭的情況，在國民黨當局方面是積極發動內戰，是爲人民、反民主，而假借於人民方面以求其破壞國際的公國的。在解放區人民方面，則反對的，其爲保衛人民、保衛民主，而真正要求中國統一和民主的主張。

「誰來製造『南北朝』」，新華日報的社論說得好，這是國民黨當局，而不是中國共產黨。根據中國共產黨和進步的

在日本校際之後，爲什麼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竟然下了命令，要十八集團軍「應就原地駐防待命」，禁止十八集團軍第四軍向碓冰嶺前進呢？爲什麼對於在城日波蘭鐵廠血戰的十八集團軍新四軍是這樣，而對於那種禮拜日竄藏主人魚而入中國國境則爲軍，發號召討伐「先遣軍司令」或其中種種司令，要他們「負責維持地方治安」，繼續執行下去呢？這不是愚弄有罪，奸宄有功嗎？

大公報質問我們：「和了幾許，忍了多少」，但是，我們却正要質問大公報了：爲什麼大公報不問國民黨當局開辦「國民黨常務研究會」和了幾許，忍了多少呢？

大公報完全錯過了，內部的根源是在「中央的軍事委員」的命令，而在末來總司令的命令。前面提到的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所請張逆的命令，周馬賜之令，路人皆知的那就是內戰的一根線索，那就是以「中央的軍事委員會」爲首領，日本侵華後，內部分裂的淵源。最後，日本侵華之後即準備「內部分裂的淵源」。最後，日本侵華之後即準備「內部分裂的淵源」。

「問聞大公報」之被放抗日軍隊間一切還有頗爲動人的地方繼續前進，而當國民黨軍「進剿」解放區人民的時候，解放區人民纔被迫採取自衛的手段，這就是『不擇手段』。『不擇手段』，而把百姓連累便叫做『不擇手段』。『不擇手段』，而把百姓連累便叫做『不擇手段』。『不擇手段』，而把百姓連累便叫做『不擇手段』。

這就是你們「孤國家前途擔憂」的邏輯啊！

然而，大公報的作者先生呀！今日國家的前途可憂的，可不就是我們所謂所說的這種東西麼？助匪倒國，

實，除匪固然是第一要務，但總也是目前最急的一了。日僑本決定撤出這四位西四省西門外集中如今却自動在進來；西軍東軍的商場內，木腿兒滿坑谷，各大商埠內，日本大賈買仍有最大的購買力，中國人還在悲劇象徵。平津兩二等火車內，日人的冠蓋雲集。

「天下烏鴉一般黑」。凡是國民黨的所謂「收復區」，其政權都歸於這樣，其政績都是這樣。

其政績都是這樣。

第二也

中國就將永無寧日，是黑暗，是悲慘，中國人民將永無寧日。

當然，我們主張民主與和平不與民主的方法作政爭的。可是，解放區的人民對於國民黨當局所來的進攻放縱的兵爭，只好被迫採用自衛的「兵爭」。我們這自衛的「兵爭」，當然同樣地是一種政爭。我們的政爭是什麼呢？和國民黨的政爭目的相反：我們共產黨的政爭是保護民族的利益，保護人民的利益。我們自衛的兵爭，僅僅是為了要繼續鬥爭。

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中國黨不會有北平的親國民黨派別的公報、專斷、分裂的方針，那是在假造北平、請到內戰、你們不「甘心」南北親口局面，而我們現在即為內戰末日，這不正在鼓吹南北親嗎？請內戰的訪問問你們自己吧：國民黨發動內戰一要做敗郭郭局面，期共知結納，要有多少無辜的生命的財產遭殃，國要繼續鬥以什麼樣子，豈可不加紀念？！改換你們的親是時機了。

道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就叫喊「大走露明」，而八路軍新四軍陸續向敵人前進，就叫喊「這理當該」，叫「破壞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甚至中央掉掉大中國的國權體統，而自甘趨於英美，就喊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如此做法，不是說自己對內懷有禍端」的「對立」意見，而採取分立的方針，它自己已開路在「對立」的一方，應採取個別一方方針。

是也，大公報社論的作者可以重復這「中央的軍事委員會」

直接命令，要國統不斷的發出了。這類命令不但發回國統，發到各戰區，而且還發到各敵人的。當國民黨領袖，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有發生打打報還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是重慶談判，而毛澤東同志回國待命時，毛澤東同志於三月廿三日渡江而南京被蔣介石及非徒川受降部去重慶項，轉知國共各黨之，內容如下：

「一、中國國內之「非法裝機組織」，擅自向日軍提出，京敵國統，在蔣委員長或何應欽司令指定之軍事接收區，

是非曲直，擺出誰的現實生活嗎？你們所讚美的熱心動力，爲着把中國變成一黨一派一家之氣，爲着獨佔全國的權力與執行的利益，硬把絕招放在人民頭上，把仇視集中在那少數的官民和共產黨身上，於是，就把一切合理的東西都剝削出來。你們想：如此部制，如此例行施治，如把和解放了的人民仇視，中國能修「從此見到太平」呢？中國的國民是急切渴望和平的，但是他們所憎惡的國民黨技術地利用和平的要求來欺騙他們。

由發「國難報」到發「勝利報」。不管大公報把抗爭事實寫得如何沖淡，但這裏還只是引用大公報的吧。十月十四日匪軍入公署向南京迫討，於敵燒了一堆死人（國民黨當局重慶派的時辰對人民，對於「重慶人」已有極其盛大而響亮的呵！的一氣憤）、一威儀、一綽號——「忙漢」之後，過來寫道：

「渝區之東父老罷了這一個月出了一個精靈！」

除了恢復舊的工作工作洗刷衣服，找房子，

政爭不得已的繼續，而不是其他。

其端而在解放區的政策、政績，是徹底肅清敵寇的武裝，漸次摧毀敵寇的奴隸秩序。這是和國民黨的所謂「收復縣」完全相反的。

共產黨在解放區的政策、政績，是徹底實行民主、改良民生。這也和國民黨的所謂「收復縣」完全相反的。

你們又要說，這是我們的「宣傳」，「但」，這和真實的情形，不相符合嗎？早已中外皆知。現在殘酷的不

第三個問題：什麼是國家與什麼是「國家兵」？

大公報說：「中共可以說我們的兵是一人民族武力」，這「值得」一辯的。兵是國家制，只有國家兵，人民不學無術，也無所謂「人民的武力」。它又說：「我們主張廢除國家兵，就是只許國家有兵，不許人民有兵。」

原來大公報的「國家」是知人民分類的「國家」，不是人的國家。大公報這裏說出了自己所主張的「國家」，也說出了國民黨當其之所謂「國家」的真相。